

清代筆記叢刊

廣陽雜記

劉獻廷著

二

卷之三

三

廣陽雜記卷第二

清大興劉獻廷繼莊著

馬紹先山東長山縣長白山人其尊人馬負圖字希文甲午舉人紹先嘗患病夜不得寐醫皆不效乃自以其意為園圃十餘畝親操耒耜學為圃於其間久之疾愈是亦可為善治疾者矣

壬申春日于茹司馬署中與虞臣卧地看楚地全圖圖縱橫皆丈餘不可張挂而細如毫髮余既短視立則茫無所見遂鋪圖于地而身卧其上俯而視之楚地全局見其梗概矣命虞臣執筆於側書身所經歷諸水道所恨者無界畫則里至不能詳盡耳自晉顧作準望當作晉裴頠為地圖之宗惜其不傳於世至宋朱思本縱橫界畫以五

十里為一方即準望之遺意也今之職方圖記即用此法非此則方向里至皆模糊不可稽攷然其事甚難至十里一方則竟無從著手四至八到方方湊合求其毛髮不爽難矣今之輿圖奉旨所寫如此已足彼若為界畫是自窮之術也

王而農先生住查江在衡州府西南約九十餘里而農諱夫之衡陽縣人壬午舉人與兄介之弟參之皆為時所推重先生之父王修侯先生諱朝聘一字逸生性篤孝

友衡守李公燾嘉其行為表其父瑩以旌之少從伍學父先生游學父諱定相一字
玉鉉衡州人與李若愚魏說為文字友游講席得二王羅李之要博綜天文地紀人
官物曲兵農水利之學皆淹貫早歲喜吟咏因選漢魏以來十一代詩文各成一部
為詩文二壘嘗謂詩文古今未有合一者合詩于文則文不宣理合文于詩則詩不
達情以貢入南雍閒盱衡中土見廟謨顛倒上安民定亂十三策奉旨存部天啟三
年疾革呼修侯先生曰丈夫不死于婦人之手子丈夫也吾死子手矣遂逝著有風
雅集劉繼莊曰伍學父疾革時獨呼修侯先生而託死焉予觀其意詎止目其妻妾
為婦人哉王氏父子末年行徑果丈夫也則學父為知人矣修侯先生既得其學已
而走安成亭州以廣其識力比歸而鄒東郭泗山先生講學于南岳遂受業焉天啟
辛酉闡試主考繆昌期識之語觸副主考不得雋遂置副榜因以貢游北雍會烏程
秉均選郎承意旨索賂遂投袂歸閉戶潛修鄉人化之州縣長聞風造請皆以疾辭
不見所授生徒咸知名士同郡譚允都歐陽珠周應詔歐陽瑾夏汝弼文之勇劉近
魯及瀘州馬之訓其最著也後卧病南岳蓮花峰臨終戒其子介之夫之曰吾幸全
首領固願從先人墓下而時命如此不欲以遺骨經城市得葬此峰下鑱片石於墓

道題曰明處士某人之墓足矣。遂卒。如遺命葬之。其仲子參之先歿。參之字立三。性至孝。壬午將就鄉試。以父母春秋高不行。癸未。流賊陷衡。走匿山中。不就偽試。偽吏呈不順者。以參之為首。幾不測。會賊去。乃免。為文婉折有風度。受知於督學芝田周公學。乙酉。恩選未仕卒。而農先生於壬申歲已八十矣。隱居山中。未嘗入城市。其學無所不窺。於六經皆有發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氣。聖賢學脈。僅此一綫耳。

余聞張獻忠來衡州。不戮一人。以問婁聖功。則果然也。

楊子兩為余言。臺灣賜姓公之賢。以為諸葛忠武。郭汾陽岳武穆後之一人也。賜姓少時。思文帝絕愛之。其父芝龍懷逆謀。賜姓屢諫。以尊朝廷。恢復中原。遭其父之怒。罵後芝龍鴻逵。皆提兵出關。思文詔賜姓謀。賜姓勸思文出關。思文曰。芝龍鴻逵。朕將誰依。賜姓曰。臣父臣叔皆懷不測。陛下宜自為計。與帝相持痛哭。帝曰。汝能從我行乎。賜姓曰。臣從陛下。行亦何能為。臣願捐軀別圖。以報陛下。此頭此血。總之已許陛下矣。思文出關。賜姓遂入海。聚眾至數萬。據廈門金門。而芝龍已降。本朝矣。思文至邵武。知大勢已去。有二宮人縊死。勅取三棺。皆釘之而出。則皇后曾氏亦在其內也。嗚呼。思文皇后之死。在行。在烈。皇后之死。在宮中。永明皇后之死。在係虜。雖

先後不同其成仁取義則一也。思文從此不知所之。賜姓之妻董氏其父諱颺先號沙築。晉江人也。先朝進士。于兩之表叔。于兩與賜姓幼同筆研。賜姓既據廈門。沙築往金門。後于兩以貧困往干沙築。賜姓知之。召至廈門。遂留之。表奏永明。授以兵部車駕司郎中。以其未曾蓄髮。遣之往來京師。永明以延平王爵封賜姓。而賜姓不敢受也。清使往招撫之。而賜姓不屈也。曰。和則可矣。奈何曰。撫大國若存此彈丸之地於海外。以延有明之一綫。請從安南朝鮮之例。不廢貢職。大國苟不以為然也。則亦惟命耳。上知撫之不就也。召芝龍。溫語曰。汝子有書至乎。汝知廈門撫議之就乎。芝龍曰。臣不知也。亦無書來。上曰。汝子誠反矣。汝無罪也。已往不究。今後汝子使人來。汝即以聞。芝龍得旨。未兩日。而于兩適至都門。禍幾不測。幸芝龍以方得旨而遽有人至。恐上見疑。遂命于兩走得脫。後為人告發。發遣芝龍於關東。後遣大兵征廈門。賜姓命居人遷徙。空其地。以誘清兵。舟楫之費皆賜姓任。于兩不知以為賜姓棄廈門也。事則敗矣。遂徙其家人於內地。而身送之。既渡海。肩輿行。與清兵遇。遠望見。亟取田塍之國。居方鎮。握重兵。十之八九皆閩人也。姑以我晉江一縣言。則一公二侯二伯。其餘任將帥之職。居八座者。共十有八人。若通八

閩計之指亦不勝屈矣。前此阿羅斯之捷，昨歲阿魯特之退，皆敵親家林興珠之功也。興珠今老，然持藤牌而舞，辟易萬間，道以走清兵，追之馬輒陷。其道非土人不知也。走匿村中，田夫則于兩之故，僕少焉。已發兵圍而搜之，于兩雉髮以免，而置敵篋故鞞於海濱渡口。若由此以濟者，然清兵信之，清兵渡海而敗，于兩從此亦不得復歸廈門。然以其兄同蘇立，在廣東不敢出投誠，賜姓軍法。凡有一人投誠，則其宗族皆在，必誅故也。蘇立與許隆、楊文廣皆廣東尚王之客，為尚王行商海上，頗跋扈。尚王患之，酖殺文廣。蘇立許隆自此與廈門結連，不可殺。後蘇立乃為一游兵所殺，其事楊符五曾為余言之。尚未詳其顛末，更當留心。文廣之子今候補同知，昨從湖南北上，留于兩處一宿而去。賜姓之死也，面目皆爪破，曰：吾無面目見先帝及思文帝也。余曰：賜姓提一旅之師，伸大義於天下，取臺灣，存有明正朔於海外者，將四十年。事雖不成，近古以來未曾有也。賢於文信國遠矣。然賜姓既死，無人繼起，則其當日成就人材者，必不得其道矣。亦未聞有非常之人為之輔也。于兩曰：惡，是何言也。吾閩向為文勝之邦，今一變而為用武夫，前躍八尺，後退一丈，不可敵也。諸如此者，實繁有徒。瀕海之地，風土柔弱，一變至道，伊誰之力。凡此皆賜

姓之餘勇也。其成就人材為何如耶。余聞此言。爽然若失。雖然。武勇之士。為他人所賈。多至富貴。忠義之士。則從未之聞矣。慨然曰。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遂投箸而起。

黃石齋先生被執拘禁中。洪承疇往視之。先生閉目不視。洪既出。先生舉筆疾書一聯曰。史筆流芳。雖未成名。終可法。洪思浩蕩。不能報國。反成仇。蓋成仇與承疇同音也。楊于雨云。

衡山縣城外康王祠內。有閣臨瀟湘上。扁曰水月林高。爽軒豁。東南向。望月為最中。奉義勇武安王。顏曰雲拂潭空。柱聯曰樓外山川。知是何年圖畫。檻前煙雨。須看此日天工。中尊三韓孫維震題也。

湖南多異術。凡肢體折傷。以符水禁咒治之。立刻可愈。前向禹門見余傷臂。殷勤言之。又作字與向亦周。必令此輩一看。若猶可治。何憚而不為。余不敢辭。故至衡山時。亦周與術士二人偕來。視予臂。言傷已老。須使之脫。而後符水可施。必也頻頻舉動。力不勝任。則再腫痛。然後可為也。余此臂已安之如命。且亦無大礙。不廢作字揖讓。亦何苦而必欲為此。遂笑謝之。

南岳紫蓋峰下有羅克生者。豪傑士也。隱居不仕。以詩酒自放。以朋友為性命。四方之客至南岳者。必延過其家。盡賓主之禮。款宴連日夜。陪游山林。朝夕不倦。故戶外之屨恒滿。尊中之酒不空。過衡山。未有不識克生者。且熟諳南岳典故。問無不知。惜於丁未之秋去世。今山中無復人矣。衡山縣正當南岳之東。自縣治西南三十里為岳廟。南岳之都會也。九仙觀則在岳廟之北十里。余考南岳山形。正西北向。湘鄉縣乃其正南。衡山岳廟反在其背。周回八百里。迴雁為首。岳麓為足。游者非經年不能盡五峰。以祝融為最。崔巍雲中。非極晴朗。不見其頂。登此。則諸峯皆在目前矣。遊岳不登祝融。猶入朝不見天子。會靈山不睹釋迦也。

祝融峯之東南有福嚴寺。乃思大禪師飛錫所定之福地。三生骨塔皆在焉。而懷讓大師最勝輪垣與馬祖之磨鏡臺皆在其側。石頭希遷之見相寶塔去亦不遠。李鄴侯之祠即在寺左。夫思大乃天台智者本師。親受三種止觀。而懷讓希遷又五宗鼻祖。然則若宗若教皆發原於南岳。地靈人傑。信有然矣。

衡山輿夫矯健冠天下。走及奔馬上峻阪。走獨木危橋。輿在肩側。其足逡巡二分在外。輿平如衡。無少欹仄。吁。亦異矣。

九仙觀有壇曰九仙壇在南斗注生殿前西階下一巨石與地平而稍高如我蘇虎邱之千人石差小特四分之一耳壇面鐫六字字大如屋曰九仙飛昇之壇作兩行東西向道媚藏鋒法顏魯公麻姑仙壇體化極小而為極巨氣勢逼人旁有款識盡鑿去不知何故案九仙皆晉宋齊梁間人雲笈七籤詳載其事其飛昇皆有年月

南岳五峯皆環拱祝融惟祝融是向獨紫蓋一峯直走東北別為一支杜少陵望岳詩所謂紫蓋獨不朝爭長業相望也

南岳水簾洞即所謂朱陵洞有石刻朱陵大虛四字為道書第三洞天山上有泉至洞門如垂簾狀洞口有石方正可坐可眠在水中上刻沖退醉石四大字九仙云此洞與羅浮相通彭禹峰云字鐫瀑水石上為水所激濺不知若干年矣字形模楷固無恙也

岳廟前乃四通之衢百物輻湊列肆而居者數百家無異五都市中岳坊刻天下南岳四字相傳為宋徽宗筆柔媚如婦人無天子氣且與南岳不相稱南岳不在天下得無倒挂天上耶

韓公祠即所謂雲開臺也。祠門西向。堂中奉韓文公木主。懸之梁際。亦剝落不堪。折而北有堂。南向。中供觀音大士像。守祠僧所居在焉。嗟乎。今天下之書院祠祀十之八九皆守之以僧。名不正言不順。莫此為甚。儒有書院而無主持其事之人。僧則不居蘭若而為俗士守祠。是何異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也。且昌黎平生以闡佛為事。今乃與佛同處而事奉香火者皆僧。僧豈皆大顛哉。無怪其煙寒火冷。木主傾欹也。衡生乃起而爭之。以取僧賄。不亦悲哉。

祝融距岳三十里。雖高插雲漢。而路稱平坦。石磴逶迤。可騎可輿。為南岳之一勝。但輿須二人。以布兜之。拽之前行。俗呼緯夫。猶舟之逆風以牽百丈者也。

余案蔡九峯言。岷山之支為衡岳。盡於洞庭之西。縣互八百里。山列七十二峯。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潭。九井。山之最大者五。曰祝融。紫蓋。天柱。芙蓉。石廩。祝融高九千七百三十丈。餘皆高四千五百丈。從天柱峯起。祖脈歷師子。烟霞。過南天門。番身一支。盡於祝融峰。直下一支。遞至朱明峰首。結岳廟。昔陳隋間。思大禪師登祝融峯。與岳神會。神曰。師何來。此師曰。求檀越一坐其地。神曰。諾。師即飛錫以定其地。今福嚴寺是也。神曰。師已占福地。弟子當何居。師即轉一石鼓下。逢平地而止。

今岳廟前一石。是此岳定基之始也。廟制規模宏闊。直擬皇居。歷唐至今。禮祀弗替。韓昌黎詩所謂粉牆丹柱。動光彩。鬼神圖畫。填青紅。當年廟貌。亦可想見矣。宋范致能有駢鸞記。記廟制甚詳。淳熙二年廟災。令有司給錢五千緡。粟三千斛。復新之。元以識文有朱明字。乃於朱明峯下截斷龍脈。引水過廟後。又建黑神祠。以衛赤帝。不知太祖以朱氏起兵。滅元。國號有明。應實在彼。而不在此也。此與亡秦者胡。事絕相類。元復有虞世魁重修南岳廟記。歲久頽毀。正統壬戌。楚之潘臬。檄長沙衡州。共建其高弗及舊五尺。忽風雷交作。白晝晦冥。霽視其柱。已徙去半里許矣。官民畏悚。謝過。復崇制如初。久之復圯。至成化庚寅。知府樂平鄭冕。給事中郡人劉昊。相繼題請。巡撫繁昌吳琛。任其事。出公帑三千金。命衡州衛指揮同知王綱。往市川江巨木。得楠四十五章。以充棟梁之用。餘木取之近地。凡四年。觀厥成。商輅記焉。至嘉靖壬寅。前門暨兩廊圯。廢殆盡。正殿穿漏。階除鞠為茂草。分守藩司甯夏潘九齡。請上重修。得荒銀一千七百餘兩。乃估買故雍藩廢府房七十間。府在衡州。後桂王府即其地也。別駕楊公美。冕修完東廊四十八間。西廊三十五間。後副都御史金公燦。委郡丞王道補完西廊一十三間。凡五載落成。劉黻記焉。正殿七十二楹。案七十二峯之數。

正坐子午向。紫石氏星經云：南宮赤帝，其精朱鳥。司夏司火。南岳姓崇，名堂，即神農。為赤帝治南方者。黃帝定五岳，以潛霍為衡之副。漢武帝南巡狩，以衡山遼遠，徙南岳之祭于廬江潛縣之霍山，然不過一時事耳。非古今不易之定位也。正殿後為謹身殿，聖像高二丈八尺，象天二十八宿，圭長七尺二寸。自唐虞三代舉望祀之典，秩視三公。唐天寶中，加王爵。宋真宗易以帝號，至明太祖始去之。惟曰南岳衡山之神，為百王不易之正典。洪武四年，賜金合一，重一斤。祭則奉香以獻，銅香爐巨不可圍，今皆亡矣。鐵鐘二，共約三千斤。一以司晨昏，一遇朝使大祭，聲先振焉。顏曰百王秩禮星沙，古藩筆也。臺東靜瓶，以注水。西爐以藏火，中香爐磴高丈餘，桂藩所築。磴下御祭臺，五鳳樓，東西演樂亭，東西北廊房，共九十六間。東廊銓德觀，又名宰牲墀。西廊祀忠靖王趙葵，宋學士也。其父夢岳神降生，後立大功，為祭祀監牲神。再下為南臺寺。次嘉應門七間，謹身殿後為廣生殿。崇禎壬午暮春，有龍出水，漲洗去其殿神像，亦順流而下。至龍隱港，而至夢報，住持迎歸之。右轄神廟，神有殊勲於岳，姓陳名尚，歲時享祀。左有老萬壽宮，新注生殿，後宮奉聖父聖母，適地生石筍，如二人形，雕鏤成之。右列太子像，又其後為接龍橋，即元人鑿斷龍脈之地。有朱明亭，凡游觀者

皆宴樂於此。管大勲有碑記其事曰：嘉靖壬午，上以震位方虛，遣官祝釐名山。大司徒劉凝齋曰：衡岳舊水道由東北直繞廟前而西南，以會于湘。自元鑿廟後，引水以斷龍脈，而太祖龍飛已應朱明之讖。世宗降生于郢，皆其兆也。茲者皇嗣未廣，心竊念之大勲，於是上其議於兩臺，出藏金若干兩，命知縣車鳴鑾經理之。運河土以填後龍，使新澗由集福碑右，歷萬壽宮左，跨東街以歸於橋隄。甫成而皇子生，嗚呼亦奇矣！此南岳廟未燬以前之規模梗概也。邑人吳士寅有小引詳記之。至戊子冬，為順治五年，潰兵經過，四出擄掠，衡沙二郡富商大賈皆避入南岳，爭以財賂布帛貯岳廟複板上，板距地數十丈，其道以神像為梯，履神之身手肩臂，以及頭目顛頂而上，藏貨財數十萬，無何潰兵至，縛廟祝肆加拷打，不勝痛楚，告其處，引而登焉。複板之上不通光，遂持炬而登，遺火延燒布帛，不可撲滅，殿燬火半月不熄，并謹身殿後宮蕩無存矣。惟中門以外不及於火，越二年定藩內書院黃惟燬改門樓為殿，權設帝座像，稱殿高丈有六，稍如舊制。辛丑夏，衡宰官士民又從而廣之。太守劉公進禮復新之，衡岳廟廢興之大概如此。

衡山朝岳門佛子均，有子抱母樹，如孩提之童，依依膝下，見之令人動孺慕之悲。後

為愚民所斧今不可得見矣

余聞普陀法門以唱韻為小悟門其中必有玄奧與余所悟四字無迥異者然求之二十年吳楚燕齊之僧無能言其學者抑又何也

衡山水月林主僧靜音餽余蘭林茶一包焯菜一瓶聞則安切音鑽平聲衡人俗字也此茶出石罇中乃烏銜茶子墮罇中而生者極不易得衡岳之上品也最能消脹焯土音坎字書音罕曰其味辛與黃豆同煮以器罈之而沃之以臘醋久之辣極與京師之辣菜味同而鮮美過之以芥為之

以上疑脫辣菜二字

而焯亦芥類也二物雖皆土產

然佳妙杜少陵詩曰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尚新今日之謂矣

長沙小西門外望兩岸居人雖竹籬茅屋皆清雅淡遠絕無煙火氣遠近舟楫上者下者飽張帆者泊者理楫者大者小者無不入畫天下絕佳處也

梁質人留心邊事已久遼人王定山諱燕贊為河西靖逆侯張勇中軍與質老相與甚深質人因之徧歷河西地河西番夷雜沓靖逆以足病諸事皆中軍主之故得悉其山川險要部落游牧暨其強弱多寡離合之情皆洞如觀火矣著為一書凡數十

卷曰西陲今略。歷六年之久。寒暑無間。其書始成。前在都中。余見其稿。果有用之奇書也。方輿之學。自有專家。近時若顧景范之方輿紀要。亦為千古絕作。然詳於古而畧於今。以之讀史。固大資識力。而求今日之情形。尚須歷鍊也。此書雖止西北一隅。然今日之要務。孰有更過于此者。在都門。惓惓衮衮。無片刻之暇。不得錄一通。為恨。蓋其書規模雖定。尚未脫稿。塗乙改竄滿紙。須余自錄。不可假手他人也。地北天南。會合莫必。每與宗夏言。而恨之。壬申之春。余與質人遇於星沙。狹路相逢。而其書在簾。別來一載有半。質人亦鹿鹿道途。未嘗改訂一字。余留星沙。尚有旬餘。趁此光陰。夜以繼日。了此一願。則河西五郡。即為我囊中物矣。書凡五冊。冊各百餘紙。共計五百餘紙。思欲節其繁文。撮其綱要。然不敢太畧。亦不下四百餘紙。乃縮為蠅頭小草。草草成形。一紙可括其三四紙。不過百餘紙耳。遂奮然下筆。與日競先後。夜焚膏以繼之。經始於辛未二月初一日。至二十二日。近疆夷地暨諸夷小傳。皆錄畢矣。尚有一冊。乃西域諸遠國及籌邊方略。皆質人未定稿也。此則俟之異日。縱有餘力。亦不必寫。而余書已成全璧。樂何如之。始悟天下事。得寸即寸。得尺即尺。不可因循過日。若前者以為日無多。不發勇想。則此書便當面錯過。始而九衛大局已定。繼而邊堡

內地已周終而邊疆諸夷全書已竟無處不可住筆此即金唱經六才子中所謂挪展法也今已親證之矣

長沙府二月初間已桃李盛開綠楊如綫較吳下氣候約差三四十日較燕都約差五六十日五嶺而南又不知何如矣

袁堯文盛言湖南之妙宜卜築於此為讀書講學地柴米食物廬舍田園之值較江浙幾四分之一前紫庭亦有此言將為余買田置舍於衡山之陰以待四方之來學者而質人甚非之以湖南無半人堪對語者以柴米之賤而老此身於荒陋之地非夫也乃口占一聯云只圖柴米賤不顧子孫愚袁梁議論從此參差矣

長沙有李氏女其母尼也年將二十已許字人矣忽變為男子往退婚夫家以為詐訟之官官令穩婆驗之果男子矣遂雞髮留辮解足纏易男子裝學剃頭取耳以為業今三年餘矣列肆於市質人使人招之雞頭不來蓋聞其為當道寓中人客襍沓羞赧不前耳虞臣同紫華爾聲往其肆令其雞髮歸言其聲音相貌舉止意態猶儼然是一女子因細詢其原委果然也余憶泰西人身之說言女變為男只內腎脫出便是若男變為女則決無此理矣說在脈絡圖說中可檢也